

# 在河山破国

## 杜甫传

还珠楼主绝笔之作 超好看的「诗圣」传记

还珠楼主 著

武汉



# 杜甫传

还珠楼主  
著

 武汉出版社  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杜甫传 / 还珠楼主著. —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430-7141-4

I. ①杜… II. ①还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6419号

## 杜甫传

---

著 者: 还珠楼主

本书策划: 李异鸣

责任编辑: 刘国刚

特约编辑: 张 坤 付文生

封面设计: 吕彦秋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490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5 字 数: 91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0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# 目录

- 【第一回】** 落叶满长安，残照西风，汉家陵阙 ..... 001  
分金贻至契，推襟寒儒，杜老心肠
- 【第二回】** 季世更何知，三绝补窗高士画 ..... 013  
危机原不计，长亭走雨故交情
- 【第三回】** 急景正周年，笔染烟云唯有饿 ..... 027  
考功仍下第，诗成珠玉也长贫
- 【第四回】** 高谊托风尘，斗酒只鸡珍远别 ..... 041  
清辉怜玉臂，砧声午夜感深情
- 【第五回】** 献到宫廷，妙笔才为当世重 ..... 057  
躬亲陇亩，衷怀始共野人知
- 【第六回】** 不见咸阳桥，惨雾弥天，哀鸿载道 ..... 072  
同乘飒露马，长河落日，故友班荆
- 【第七回】** 积雪行舟，阴岭光寒林似玉 ..... 088  
僵尸委路，朱门肉臭酒如澆
- 【第八回】** 黷屈必求伸，杜陵连上三礼赋 ..... 105  
水边多丽影，等闲莫赏曲江花
- 【第九回】** 须防丞相嗔，坠钿遗珠不可拾 ..... 118  
谁为京国守，千乘万骑总西奔
- 【第十回】** 贼窟逢故人，幸能脱身赴行在 ..... 125  
麻鞋见天子，始得归家慰妻儿

【第十一回】 遗恨隐深宫，南内凄凉伤恶媳 .....  
民间多疾苦，杜陵停泪写新诗 ..... 146

## 第一回

落叶满长安，残照西风，汉家陵阙  
分金贻至契，推襟寒儒，杜老心肠

“秦中自古帝王州”。唐朝的京城长安更是历史上关中最有名的所在。这一座在中世纪比罗马、米兰、威尼斯等城市还要宽广，规模也更宏大的名城，其面积要超过现在的西安六倍以上。全城周围七十二里，城北是皇宫，最重要的有“大明”（东内）、“太极”（西内）、“兴庆”（南内）三宫，称为“三大内”。其他殿宇宫苑还很多，靠近皇城一带还建有好些王侯将相和近臣贵戚的宅第。城东西共有两个大市（即市场）和一百零八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坊（街道），除通往皇宫的大街御路外，坊与坊之间交织着许多宽广平直的街道。这里面住的平民极少，多一半都是公卿大夫之流；再有便是那些繁盛的商店和富家住宅了。这样一个全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所在地，又当唐朝开元、天宝（唐

玄宗李隆基纪元年号)极盛时代,休说皇室宫苑、王侯府第千门万户金碧交辉,广殿崇楼雕甍相望,便是一般富商豪族、士大夫家也都画栋朱栏,粉墙雪映,门庭高大,裘马轻狂。其市廛之殷富、人烟之稠密和饮食服用之讲求,简直说它不完。都城南面是西起秦陇、东彻蓝田,绵亘八九百里的终南山。北面高原上还立着几座陵墓(五陵),长眠其中的朽骨,都是过去这座大城里的最高统治者——封建帝王。虽然他们生前的赫赫威权早已风流云散,只剩下这几堆黄土在荒烟夕照中供后人讽咏谈笑,这一时期仍保持着它的巍巍华表,郁郁松楸,面对南山,气势雄伟。至于渭滨烟树,曲江花月,韦曲樊川之丽,温泉雁塔之奇,更无一处不是胜地名区,惹人留恋,水木清华,传颂古今。

开元二十八年以后,李隆基因为宠爱杨妃,竟不惜以天下的民力物力和朝廷的名位来博取她的欢心。杨氏兄弟(钊、国忠)姊妹(韩、秦、虢三国夫人)固是裂土封侯,大享富贵,连和杨家稍微沾亲带故的也都官居显要,威势逼人。一女承欢,六亲厚禄,裙带当权,万姓遭殃,“遂令天下父母心”有“不重生男重生女”之恨。

男女爱情并不决定于年岁。我们自不能说明皇纳妃年已六十,玉环专宠当富青春,便否定了双方爱情的真挚。不过,承袭先人聚敛所得的膏粱子弟当要荡产倾家,家天下的皇帝而要为所欲为,走那亡国败家的道路,天下人自然都吃

苦头了。明皇和杨妃的爱情最后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害，也给当事人本身造成了历史上典型的悲剧。这恶果是怎么招来的呢？二十世纪的英国皇储“不重江山重美人”，可以为情妇敝屣尊荣，比翼双飞，飘然远行，并不受那一切人为的阻碍，人们也没有受到他的影响。而明皇却因过爱所欢引起变乱，以致翠华西去，六军不发，眼睁睁望着他的心头爱宠惨死马嵬，埋香黄土，掩面悲咽，无可如何。到了“悠悠生死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”，孤灯挑尽、彻骨相思之时，也只能把万分沉痛的心情寄托于虚空渺茫之中，苦寻那临邛道士，意图为他天上人间觅致芳魂，重温“密誓”，受制于媳，长恨以终，岂不正是当时社会所造成的么？

李隆基以前就常临幸骊山，入浴温泉。这一专宠杨妃，华清宫更成了他经常往来之地。遇到冬日前往避寒，甚而要到开春才回。皇帝游乐实在太不简单！休说六宫粉黛，翠葆霓旌，保驾羽林，随行文武，而杨氏兄弟姊妹五家人马的冠裳佩饰又都自成一色，五队连行，鬓影鞭丝争奇竞胜，所过之处珠玑锦绣灿若繁霞，缤纷眩目，照耀通衢，那一种富丽豪华的情景直非寻常所能想见。许多奔走趋奉的大小官吏还不在此内。这一来，连整个京城内外的市面都引起了萧条，浪费人力物力之巨真个惊人。

天宝五载（天宝三年五月改年为载）九月下旬，李隆基和爱妃杨玉环日前移驻华清，照例又带走了许多朝臣亲贵，



随从军侍。已凉天气，时近黄昏，悲风怒号，尘雾弥漫，官道上平日“车如流水马如龙”的盛况已不再见，只是两行衰柳，败叶摇风，黄云蔽日，惊沙掠地。那被狂风卷起来的残枝落叶满空飞舞而下，落到地上，滴溜溜不住滚转，水一般朝前涌去，通没有一个停歇。暗淡的残阳夕照中，遥望别具形胜的五陵北原，固早为万丈风烟所掩，连那巍峨壮丽的长安城也失去它原有的光辉，只依稀现出了一点轮廓，城内外那么多的金碧楼台、园林亭馆，更看不见一点影子。各地村落中以前尚能生活的农夫，因近年征役频繁，田多荒芜，也十九全家愁颜相对，极少有人进出。大片肥田沃野只是土干草枯，空荡荡地形成一种荒凉景象。宽阔的官道上仅有几个人，前后零散在风沙中挣扎着往南门走进。内中一个中等身材、颌有微须、貌相清癯的中年人，便是本书要写的诗人——杜甫。

杜甫，字子美，祖籍原是京兆（长安）杜陵。因他十三世祖晋代名将杜预的曾孙杜逊于东晋初年迁居襄阳，成了襄阳杜氏的始祖，故史书上说他是襄阳人。实则杜甫生在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，从他的曾祖依艺起已迁居于河南巩县了。自他远祖杜预以来，文武两途仕宦不绝，他的外祖崔家更是曾和皇室通婚的大士族。他虽然生在这样一个阀阅名家、簪纓世裔、“奉儒守官”一脉相承的士族家庭里，他的祖父杜审言也先后任过膳部员外郎和修文馆直学士，但是文人习气很深，中间

又经贬谪，并未留下多少家产。父亲正当兖州司马，又是一个小官，俸给有限。他婴年失母，幼时多病，有相当长一段儿童时期寄居在洛阳建春门内仁风里的二姑家中。从小天分就高，更喜勤学，在他姑母的慈爱教养下，非但家学渊源，七岁就会作诗。大来连书画音乐、驰马试剑也都无不通晓。这时，他的家境还不算坏，人又自负才华，“读书破万卷”，胸怀大志，“裘马轻狂”。对武功则崇拜他的远祖杜预，意图不昧“家碑”（杜诗“吾家碑不昧”），比于稷契（上古名臣）；对文学又景慕他的祖父杜审言使“屈（原）、宋（玉）衙官”、“羲之（晋代名书家王羲之）北面”的放言高论，目无余子。于是年才十九，便有“四方之志”，北渡黄河，始涉郇瑕（山西猗氏），次岁南游，遍于吴越。这初期三四年的漫游，使他见识到了许多事物，觉着自己学问更高，眼界日广，取功名如拾芥。开元二十一年，长安一带发生水灾，李隆基带领文武百官迁往东都（洛阳）。杜甫借着应考，看望老年的姑母和一些亲友，正是一举两得，便先回到巩县故乡，请求县府保送，再回洛阳应试（唐代科举，由考功员外郎主考，人们称他为考功试。开元二十五年，因考功郎李昂受了举人责问，始改为礼部侍郎主考，由此人们又改称为应礼部试）。初意以为功名有望，手到拿来，哪知乡贡考试并非容易。这年录取的进士共只二十七名，而投考的人将近三千。彼时的考试既重权位，复尚虚名，人情请托，关节通行，常使才人饮恨，寒士吞声，开元

之末，其弊尤甚。像他这样一个初涉名场、无人援引、尚未知名的儒生，想要金榜题名，春风得意，自然是个梦想。当年下第之后，觉着还是自由散漫的生活可以随意所如，第二年慨然又起壮游之思。先到山东兖州省亲，再游齐赵（今山东与河北省南部），开元二十九年才回洛阳，并和司农少卿杨怡之女结了婚，夫妻也颇恩爱。两次十年的漫游，虽然结交了好些气味相投的朋友，但这些都和他一样遭逢不偶的文人才士，只能在一起煮酒谈诗，骑马射猎，并没有一个能够加以援引，使其从此置身青云，成就他理想中事业的人物。他最亲爱的姑母便在此时死去，心情本就悲伤，又见洛阳虽然文物繁富，人情却是非常势利，越发加重了苦闷。

天宝三载四月，杜甫忽然遇到当时号称谪仙的诗人李白。自来文人多半相轻，这两位伟大的天才诗人却是一见如故，成了诗文骨肉之交。杜甫非但被这位青莲学士的风采所吸引，并且还受了他功成身退、游侠好道，意图炼丹求仙以超然物外、解救自己，始终不满现实的影响。

李、杜二人非常投机，除在一起樽酒论文，同榻夜话而外，还同到梁（开封）、宋（河南商丘）去寻采瑶草。后又深入到道家圣地王屋山上的小有清虚洞天，意欲寻仙修道，采取灵药。虽然他们想参拜的有道之士华盖君并未成仙而死，不得不走回头路，他们的才华意气依旧飞扬，上下古今不可一世。李、杜二人在归途中又遇到另一位诗人、杜甫

的旧交高适。这三个好朋友在一起，不是孟诸（平原单县的大泽）秋猎，琴台（在单县）浩歌，便是南瞻芒砀，北望渤海。旧好新知同此欢聚，豪情胜慨旁若无人。

秋后，高适南游楚地，李白因事暂离，杜甫也做了北海太守李邕的座上客。不久，李白由紫极宫去领道篆回到兖州，杜甫又寻了去。知己相逢，友情自更深厚。无奈好景不常，离长会短。李白要重游江左，杜甫也因先后在外流浪了十几年，平生抱负丝毫不得施展，父亲杜闲又转任了奉天（陕西乾县）县令，屡次来信要他西上长安，再作求名之想。这两个好朋友从此分手，便成永别，各有千秋，更不再见。

杜甫匆匆赶回洛阳，和爱妻略微商计家务，先到父亲任上省亲，再往长安求名。孤身客馆，东食西宿，并无一定住所。他向来有出无进，此时家庭人口渐多，生计日绌。以前的放浪形骸、裘马轻狂虽已不可复得，仗着父亲仍当着县令，还没有到那裘敝全空，凄惶穷路，“朝叩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，怀抱着无限悲辛去接受人家“残杯冷炙”的地步。人又慷慨豪爽，一到长安，便交了好些朋友。所结交的十九虽是落魄文人、失意寒酸，对于那些有类行尸的冠裳架子仍是心存鄙视，极少登门。只管随便写上一首诗，说些违心之论，去投刺朱门，恭维权贵，成为当时的风气，贤者不免，无足为怪。这位生具傲骨侠肠，而又出身士族、目空一切的天才诗人还是本心所不屑为的。

这日午前，杜甫见秋风猎猎，尘雾飞扬，一时无聊，备些酒肉，约同华原县尉孙宰和咸阳几个士人在客舍里饮酒谈笑，不打算出门了。醉饱之后，忽然想起，新交好友郑虔多才多艺，人又极好，偏是落拓风尘，久不得意，寄居在城南贵人坊后一条偏僻的小巷内。家况本就清寒，常时无米为炊，眼看秋末冬初，定难度日，这样大的风沙天，不知是何光景？当时勾动侠肠，意欲送他一些银钱，以尽朋友之道。

孙宰和另一士人王倚最佩服杜甫，见他仍要出门，再三劝阻，说：“这样大的风沙，马都难行，你如何隔老远赶进城去？”

杜甫一想到这位苦对秋风、衣食两缺的才人，心直发恻，哪里还听劝阻，乘着酒兴，连马都不要，徒步起身，急匆匆往城里跑。好容易冒着风沙走进安化门城洞（又名鼎路门，城南三门之一），忽然一阵狂风夹着大蓬沙土迎面吹来。当时把气闭住，跌跌踉踉连往后退了好几步才得站稳。刚把身子折转，喘吁吁乱喷口水，一面用袖口去擦那眼角边的风沙，忽听连声暴喝，眼前人马鞭丝乱晃，慌不迭往旁一躲，城里顺风驰来的六骑快马，已被那大股旋沙簇拥着一瞥而过。马上人连声怒吼，气势汹汹，鞭刚扬起，又被急风荡开，空自发威，一下也没打落，马已向前驰去。悲风怒号中，休说蹄声，连马身上的驾铃都被风吹哑，听不出来。杜甫骤出意外，几乎受了一场大辱，心中自是气愤。手指来

路，刚开口要骂，忽然看出后面两骑锦衣花帽，穿着皇宫内侍的装束，知是赶往骊山给帝妃送那远方贡品的太监卫士。见人马业已去远，话到口边又收回来，只朝地上啐了一口，仍往城里走进。

城门洞的风沙一阵接一阵，大得出奇，使人眼迷气堵，举步皆难，杜甫顺着墙边背风倒退而行。等到硬挺过城门洞，人已被风吹得前后心冰凉，牙齿都战。幸而城内风力稍缓，路也快到，忙往路东贵人坊后赶去。路隔不远，风又改由身后吹来，当时身上一轻，步履加快，不多一会便自赶到。一路急赶，还喘着气，连鼻涕都顾不得擦，伸手先去拍门。

郑虔家住陋巷矮屋之中，四壁萧然，家无长物，光景甚是贫寒。这日见秋风凛冽，想起快要入冬，子女尚着单衣，心先发寒。天气又冷，由午后便裹着一床夹被，在斗室之中闷睡。望着缺腿画案上那幅新画成的《终南春霁图》，得意之作已为尘沙所掩，成了黄色，只微微叹了口气，也懒得起来收拾。郑妻因平日门无车马，这样风天更不会有人来，早把门关了个紧。跟着便去堂屋缝补旧衣，准备给丈夫儿女穿在外衣里面御寒，等熬过深秋，到了冬天再打主意。缝补完后，还要忙着准备夜来的白水淡饭，所以连丈夫都顾不得去看，心情很乱。两个儿女年幼怕冷，躺在旁边榻上旧被里面，等母亲给他们补好衣服再起来穿，已沉沉睡去。风是呼呼乱响，来客又出意外，哪还听得出有叩门之声。

杜甫见门久打不开，疑是出了什么变故，看望之心更切，一时情急，便不再拍门，竟去绕墙狂呼起来。

侧面墙低，相隔斗室甚近，这一带又是朝西，郑虔刚有些发困，忽听风声中有人在喊：“郑兄！”先还不信此时有人来访，后听连呼不已，睁眼静心一听，竟是新交好友杜甫声音，心中一喜，急匆匆由床上纵起，连鞋都顾不得蹬好就往外跑。起得太猛，身上裹的那床夹被也忘了掀去，吃门缝一夹，掉了下来。耳听杜甫还在门外急喊，百忙中竟将被顺手抓起，仍然披在身上。口中连声答话，往外便跑。

郑妻刚把旧衣补好，忽听连声呼喊，隔窗窥见丈夫满头乱发，由旁屋奔出，身披着一床旧夹被，被风一吹，鼓绷绷蝴蝶也似飞起老高，形态很怪，心里一惊，连忙开门追出。见丈夫业已不再喊叫，正往街门猛扑，越发惊疑，刚急呼得一个“你”字，“砰”的一声，眼前一暗，灰匆匆一片东西业已当头罩下，心又一急。等掀起一看，正是丈夫身上披的那床夹被顺风吹来。同时街门开处，走进一人，风沙影里认出是丈夫新交的好友杜甫，心中一喜，忙又缩退回屋。

杜甫刚听出郑虔似在里面回应，赶回门前，郑虔已将街门大开，忙抢上前，将手握住。觉出对方的手竟比自己还凉，衣服也甚单薄，心里一酸，当时没好开口。

郑虔笑说：“外面风大，进屋再谈。”就势拉了杜甫往里走进。

郑妻因天快黑，来客又冒着风沙走来，一回屋便拿起一件新补的小夹袄朝炕上扔去，将年才十岁的女儿唤醒，要她起来帮忙。正忙着去点灯，忽听外面砰砰乱响，暗笑：“这两人真怪！一个甘冒风沙，远道来访；一个空谷足音，喜迎佳客，连门都忘了关。如其被风吹倒，看你怎么办？”忙又赶出把门关好，再赶回屋。先把仅剩的一点灯油添在灯碗里面，多加上一根灯草，端向东屋，刚进门，便见宾主二人并坐榻上，争相笑语，手还在那里拉着。打了火种，点灯一看，来客一身整齐衣冠业已布满尘土，脸也成了灰黄色，忙道：“你还不请杜兄把衣冠脱下来掸一掸土？我打洗脸水去。”

杜甫喊了声“大嫂”，正要起立行礼，郑妻已匆匆走出。

郑虔这才发现杜甫须发皆黄，不禁哈哈大笑，忙取掸帚帮助杜甫把身上的灰尘掸净，见长女阿鸾拿了一件新补的夹袄走进，这才想起身上有些发冷，随手接过，添在长衣里面，果然暖和了些。

跟着郑妻打来一盆温水。杜甫才觉出耳鼻等处连口里都有沙土，好生难受。正想等郑妻走后洗漱，忽见郑妻在向郑虔耳语，面有笑容，知道主人用意，忙将身带的十两银子取出，笑对郑虔道：“小弟旅费尚不缺乏，前日韦左丞（济）来访，又送了我些银子，正好转赠吾兄，略供暂时柴米之费，或是添置两件粗布衣服。小弟还要扰你一餐，就便畅谈些时才走呢。”



郑虔随手将银子接过，转交郑妻，笑道：“我们邻家也非富有，母鸡留着下蛋，不肯赊欠，原是难怪。如今有了银钱，或借或买，当可通融，能够弄点酒来那是更妙。真要什么都办不到，杜兄我辈中人，决不嫌我家的粗茶淡饭寒酸本色，因而不作长夜之谈，减却我二人的清兴。你和阿鸾快分头想法子去！莫轻度过这秋夜良宵就是佳事，别的都等明天再说罢。”

郑妻知道杜甫所居颇远，当晚赶不回去，一听丈夫留客下榻，对方神情也颇高兴，方觉此人真个好极。猛瞥见榻上还是空的，刚把眉头一皱，再一转念，忽现笑容，连声应诺，并嘱郑虔先将室中尘土扫净，匆匆带了女儿走出。

杜甫一面忙着洗漱，一面回顾主人，笑道：“遇到这样天气，知己谈心正是乐事。兄便不留，小弟也不会走了。”

郑虔哈哈笑道：“这话说得对，休看我们薄酒寒齏，粗茶淡饭，但是吾道不孤，襟怀自朗，同声相应，共话秋宵，且比那绿酒红灯、哀丝豪竹别具清标呢！”说罢，又和杜甫相对抚掌畅谈起来。